



# 八千里路云和月

史东山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 几千里路可和月

——

——

电影文学剧本

八千里路云和月

史东山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7·北京

3

## 八千里路云和月

史东山著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会馆街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2\frac{5}{8}$  · 字数 61,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3,500册 定价 (7) 0.24元

统一书号: 10061·39

## 出版者說明

这是史东山同志的遺著之一。

我們所根据的是史东山同志家屬藏的一种油印本，原来大概是供摄制人員用的，注有镜头号数、种类及場景說明，也就是作者所主張的分镜头文学剧本罢，前面一部分并經作者修訂过。现在把它編印出来，刪去了镜头号数、种类及場景說明，并作了个别文字修辞上的改动。

## 內容說明

这是“五四”以来优秀电影文学剧本之一。

江玲玉是上海某大学的女学生，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参加了演剧队，进行抗日宣傳工作。在前綫和后方的工作中，她和艺术家高礼彬同甘苦，共患难，因而互相愛慕，日本投降时兩人便結了婚。不久，剧队解散，她倆不得不东下謀生，回到上海借住在玲玉表哥家里。表哥在抗战时是个亦官亦商发国难财的国民党政客，现在又一变而为国民党的接收大員，霸占民产，貪污受賄，無所不为。玲玉夫妇虽然生活很困难，但和这种罪恶的环境是不会协调的，因而毅然搬了出去，过着清苦的生活。后来玲玉在报社找到了記者工作，她坚持正义，揭发表哥的罪行，这时她身已怀孕，因劳累过度，深夜暈倒在路旁，幸得剧队老朋友們的关心，找到了她，送进医院，保住了母子的性命。剧本深刻地揭露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民党統治的黑暗，描写了一群爱国知識分子的遭遇，他們的正义感和爱国热情。

夜色蒼茫的田野間，突然轟起排炮。接着便是重重迭迭的戰爭場面，和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以後若干天上海報紙報導戰事消息的大字標題，迅速地、參差地一張張堆積起來。在這裏面看見我們民眾紛紛動員了，到處有街頭講演，甚至動員到了“一二八”時代殘廢了的老戰士和小學生，宣傳品滿天飛來，募捐獻捐的人爭先恐後，最後看見我們“上海救亡演劇隊”的朋友們從一家電影廠出發了，兩輛卡車上裝滿了行李和人。

演劇隊長站在行李上，在隊旗旁邊向送行的親友們致臨別贈言後，車就開走了。有人臨時才跳上車去，還有許多人搶上去再握握人們的手，甚至跟着跑幾步，直到車子開快了，隊員們並沒有離別的情緒，反而揮手歡呼而去。到場的送行的人們都揮手或帽或手帕，母親們不免哭了，父親或女兒安慰着她們。

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女學生放下了揮着手帕的手，低下頭來，似乎有很多感觸的樣子，她眼角沒有淚痕，大概可以判斷她不過是來送一個普通的朋友或同學而已。站在她身後邊一個比她年輕一點的女孩子望着那些活潑或頑皮的演劇隊員在笑，有點羨慕，但顯然不是有動於中。她走進一步跟前面那個女孩子說：

“好了！玲玉姊，咱們回去吧！”

她就挽着她的手臂一起走着。玲玉在沉思中，一邊自言自語，一邊告訴那個女孩子說：

“我相信他們的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對抗戰很有幫助。”

“玲玉姊，你決定跟後面幾隊走嗎？”

“……我很想……你呢？”

“玲玉姊去，我也去。”

“姨父姨母不会罵嗎？”

“我鬧，我哭，爸爸媽媽就会答应我去。”

玲玉微微地笑了一笑，似乎不太相信她有此决心，又轉入自己的心思中去。二人靜靜地走出了电影厂的大門。

这是上海衙堂房子里的一間不太小的亭子間。屋内相对地安置着兩張不同式样的單人床，一只單面抽屜的小写字台，上面放着些書籍文具，墙上挂着几張外国文学家的画象，室内陈設簡單、朴素、整洁，但也不免有几样化装饰品。隱約可以听到远处的炮声，偶然也有几下机枪声。牀头茶几上的無綫电傳來当时最流行的“毕业歌”的歌声。玲玉在房里徘徊着，最后坐在写字台的椅子上，一手撑着臉，沉思着。無綫电接着播放“义勇軍进行曲”的雄壯歌声：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們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

無綫电播来的这支雄壯的歌声似乎也傳来了作曲者和歌唱者的精神。

玲玉的意志被歌声所鼓励而更坚决，她放下了支撑着臉的手，正襟危坐在思索着，忽然听见一个男孩子的声音在喊她：

“玲在妹！玲玉妹！”

这个喊声自远而近，并且听见皮鞋走路的声音奔了过来，玲玉回过头去。

亭子間門外的梯級上走下来一个青年，柳条紋紡綢短衫褲，翻起了袖子，擦得滿头的司丹康，光白的臉龐，象是一个洋貨店里的跑街。他走近玲玉說：

“玲玉妹，听妹妹說你已经参加了什么話剧队，要到乡下去演話剧是嗎？”

玲玉站起来：

“怎么，二表妹跟姨父姨母提了？”

“爸爸媽媽罵了她一頓，媽媽还說也不讓你去。”

这时忽然又听见楼梯响，表兄回头时——

姨母首先赶了下来，姨父衔了一支雪茄烟慢慢地跟在后面。姨母未到門口就說話了：

“玲玉啊！这件事叫我怎么交代你爸爸！怎么你一定要跟那些唱戏的到乡下去唱戏！你爸爸知道了不要把我罵死！”

表兄退在一旁望着玲玉。

玲玉温文地回答姨母說：

“我那些朋友都是很有学問，很有地位的人哪，姨母。”

玲玉的姨父从外型上看来显然是一个旧式商人，他用冷冷的口吻向玲玉說：

“不过唱話剧的人，总难免油腔滑調，很不安分，尤其是男男女女混在一堆，怎么样好出身的人，混了进去也难免变坏。”

玲玉听了这句话神色很不自在，有点愠意，轉过身来，听见姨父繼續說：

“你从江西到上海来念書，虽然不过暑假年假到我們这兒来住住，我跟你姨母也不能怎么样来管你，不过你父亲总算托过我們，現在……”

玲玉至此不能忍耐，轉过臉去，姨父的話为她这动作所遏止。

玲玉說：

“姨父，姨母，对于这件事情，我已经講得很多了，姨父姨母总是……我没有法子，我只有……父亲那兒，我会写信去



告訴他老人家，並且說我是違抗了姨父姨母的命令，我不好，我沒有法子……”

玲玉不終語而坐，兩手蓋着臉，撐着書桌，很難受的樣子。表兄走近她一步，立定在書桌邊，姨父站起來，望着她的背影不响。場面僵了一會。

表妹立在樓梯口望着他們，低頭用手指甲刻劃着扶梯欄杆。

姨父失望地、也有點生氣地緩步走出了房門。姨母嘆了口氣：

“真是的，這孩子那麼不懂事！”

也走出去了。表兄呆了一會兒，走近她，斷然地勸她說：

“你就不要去，你愛國，我知道，這個時候誰又不愛國呢，不過你也可以留在上海做做別的事情，你在學校裏雖然也常常演戲，可是現在要去和那些電影明星和那些戲院裏的人搞在一起，正式加入戲班子，我覺得也是不大好……”

玲玉再也聽不下去，決然地站起來：

“好了，够了，表哥，不要多說了，你讓我一個人在這兒靜一靜吧！”

表兄用一手撫着她的肩：

“好，你靜靜地再想一想，我勸你的話是不會錯的，吃了晚飯我們出去兜兜風，今天的天氣悶得很。”

說着舉起兩手撫摩着她的肩膀。玲玉感覺毛骨悚然，不高興地起立，避開他：

“好好好，你現在讓我靜一靜，我心里煩得很。”

“好，我現在先去定好一輛汽車，這幾天汽車生意忙得很。”

玲玉不作答，依然兩手掩住臉。表兄爽然地出去了。

玲玉聽他的腳步聲已經走進了前房，她立刻站起來，到床

底下提起已經整理好了的小皮箱，拿了放在床头的細毛綫外衣，輕步走到門口，向前房望了一下，便走下樓去了。

在火車廂里。車聲隆隆，依稀模糊的田野夜景在車廂的窗框中逝去。車廂沒有開燈，黑漆漆的，月光从一方窗框里斜射在拥挤的乘客身上。二十左右人数的青年男女占了車廂的這一端，他們低聲在集談着，心头不免都感到有点沉重和緊張。在集談中玲玉偶而也回答別人一兩句話，她的神情最冷靜。

玲玉的位置靠着窗边，多半的时候，她在望着月色。同伴分发面包干給她，她笑着道謝。

有兩個青年大聲笑着，有人（隊長）噓止他們，要他們靜听，大家靜下来的时候，隱約有敌机的声音，自远而近，大家的神色不免緊張起来，有的慢慢在移坐到地上去，有的去倚近她的同伴，或者用手拉住他，互相偎倚着，互相护卫着。玲玉也讓开些車窗，拉着一个女孩子的手臂，望着敌机的方向，忽然听見轟然的爆炸声連連起了，大家趴到地上，机声飞过了头顶，从車窗中看見田野里的火光一处处地轟起，車加速地开着。

一个个趴在地上的緊張恐怖的臉色。

一个比較胆小的人（小赵）有点顫抖。

玲玉睜大了眼睛在听着敌机的方向与轟炸声，机声渐渐远去，她慢慢昂起头来。

胆大些的人早已爬了起来，渐渐大部分人都爬起来了，有的笑了：

“好了，过去了，沒事了。”

于是大家都爬起来了，在緊張恐怖之后感到了趣味，大家都笑着，互相告慰着，描述剛才过去的情景，鬧成一片喧嘩声，突然那个嘻皮笑臉的家伙（小侯）又緊張地噓止大家作靜听

狀，大家靜下來，又恢復了緊張的氣氛，可是什麼聲音也沒有。很久，聽見遠遠幾聲狗叫而已。小侯自己先哈哈大笑起來，於是哄堂大笑起來，胆小的女孩子去打他，他便又似哭似笑地笑了。

虎丘山下，鑼鼓聲響，一群民眾圍觀着幾個賣武藝的人。當中有一個老漢在打鑼，一個小姑娘站在他旁邊，一個小伙計在打鼓。他們身後有一座架子，上面插了些刀槍劍戟。

似乎在火車上看見過的那個女孩子在這裡賣藝，那個老漢和小伙計似乎也面熟。

鄉村中的廣場上也是鑼鼓喧天，一群鄉民也圍着同上述情形相仿的場面。鑼鼓聲停下來。

這裡賣藝的小姑娘似乎也在火車上見過，那老漢和小伙計一樣有些面善，這時那老漢開始道白：

小小刀兒轉圈圈，  
五湖四海皆朋友……

一句一聲鑼鼓。

這裡也是一群市民圍着同上述情形相仿的場面。這裡賣藝的小姑娘正在唱着“新編九一八小調”。

小姑娘顯然是改了裝的玲玉，不用多說那拉二胡的老漢和那打板的小伙計也有點面熟，小姑娘唱：

高粱叶子青又青，  
九月十八來了日本兵，  
先佔火藥庫，後佔北大營，  
殺人放火真是凶，殺人放火真是凶。

老漢（禮彬）拉着二胡，臉上表現着無限感慨。

小伙計小趙打着板，傻傻地望着小姑娘。  
小姑娘顯得十分疲乏，也多感慨的神情，唱到了：

中國軍隊有好幾十萬，  
恭恭敬敬讓出了……

看她有點頭昏目眩，未終曲而止，連忙退到後邊箱子上坐下。

老漢擱下二胡，很生氣地向小姑娘走去。

有兩個也似乎在火車上見過的青年（一個是小侯）在這裡看賣藝，裝作掃興的樣子，說：

“她中氣不夠，沒唱完就停下來了。”

“這賣什麼藝呢！騙錢的玩意兒，走吧，走吧！”退出了圈子，果然也有人被他們鼓動着跟他們走了。

老漢看見有人走了，就叫着：

“……嗶嗶嗶，諸位，別走啊！有錢的捧場，沒錢的幫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花花轎子人抬人啊！這丫頭唱得不好，是的，唱得不好，咱們就讓她來個別的玩藝兒，包管老爺們滿意……”

老漢走近小姑娘：

“嗨，我說香姑娘，剛才唱得好好的，怎麼忽然斷了氣了啊！”

香姑娘白了他一眼：

“什麼斷了氣，我還坐在这儿呢！人家提不起勁兒來嚟！”

老漢作怪笑，告觀眾：

“諸位老爺聽見了嗎？咱們香姑娘說：（學腔）‘人家提不起勁兒來嚟！’”

引得觀眾都笑了，老漢又對香姑娘，又似乎對觀眾說：

“怎麼，怕老爺們不賞錢嗎？來來來，現在別唱了，來耍幾個‘鶴子翻身’向老爺們討個情吧！”

老汉就此退出几步打起鑼来，香姑娘勉强支起身体，一长腿，一翻身，就倒在地上了。老汉放下鑼就去拿鞭子抽了她一下：

“媽的，你这丫头今天丢尽了我的臉！”

又抽了几鞭。

观众不平：

“他媽的，这老头兒手段真辣！”

观众中挺出了一位青年工人，显然他就是队长，狠狠地罵了一声：

“这老王八蛋！”

他走近那又提起了鞭子要打香姑娘的老汉，喝声：

“把鞭子放下来！”

老汉不服：

“請少管闲事！”

“你不能欺侮她。”

“是我的姑娘，不用你来管！”

老汉举鞭又要打，青年工人于是怒吼：

“放下你的鞭子！”

老汉不理，一鞭还要抽下去，青年工人于是动手了。观众也乱叫：

“打打打！”

“打杀个个赤老！”（苏州語）

青年工人把老汉推倒在木箱上，观众叫好，漸漸圍攏。青年工人叉住了老汉的喉嚨說：

“你还敢欺侮人不？你說！”

“讓俚僚曉得曉得下淌勿要什更凶！”（苏州語）

若干观众都如此說。也有許多人叫：

“拖俚僚到公安局去！”（苏州語）

惊退在一旁的香姑娘这时候走过来拉住青年工人：

“好先生，請你放了他吧！”

“这王八蛋非教訓他一頓不可！”

青年这才松了手。香姑娘又向观众討饒：

“諸位，饒了他吧，这不是他的錯啊！”

观众大感詫异，都說：

“个个啥个路道！”（苏州語）

青年工人也說：

“究竟是怎么回事？姑娘，他是不是你的亲爸爸？”

香姑娘哀求地回答：

“是的。”

观众更表现了惊奇，发出“咦咦”的声音。

“世界上有这样狠毒的父亲！”

青年工人不禁如此說。

可是香姑娘說：

“先生，沒有挨过餓的人是不会懂得几天沒有吃飯的人是会象瘋子一样的！”

青年工人惊讶地退开了半步，香姑娘繼續說：

“先生，我們这样的日子已經过了五年了。”

“你們怎，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的？”青年工人問。

香姑娘忽然痛哭起来，走上一步，向观众說：

“是东洋鬼子啊！可恨的东洋鬼子搶了我們家的田，我的媽媽也被他們杀死了！”

掩面大哭起来。

老汉也象小孩似地哭起来了。

青年看了看老汉，也被激动，便問香姑娘：

“你們是什么地方人？”

“我們是沈阳，奉天人，我們在家乡沒有法子再活下去，

就这样到处漂流，要把戏来过活，爸爸一向是爱我疼我象什么似的，只是他现在……我心里的痛苦比鞭子打在我身上还厉害！”

青年低下了头，很难过：

“……这样说，我是打错人了！”

老汉忽然站起来，发狂似地打自己的耳光：

“你没有打错我，你打得对，我不是人，我管不住自己，我疯了！”

香姑娘过去抱住他哀叫：“爸爸！”观众都说：

“个个小姑娘，心肠哪哼什更好！”（苏州语）

观众中忽然挺出一个乡下人来走去拉住老汉的胸口：

“个个老甲鱼（讀如唔）还是要拉佢到公安局去办俚一办，讓佢俾下滴曉得勿要什更凶！”（苏州语）

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同感，都上来拉他去。

玲玉惊慌之下冲入圈去。

青年工人早在圈中劝解。这时也无法分别“剧中人”与“本人”的心理。玲玉小伙计以及若干混在观众中的演员都来解救：

“嗨嗨嗨！你们不能怪他啊！这是日本鬼子的错啊！”

“我们要同他一道去对付日本鬼子才对啊！”

玲玉慌急之间，竟抱住了扮演老汉的礼彬向大家说：

“我爸爸没有错啊！是东洋鬼子不对啊！你们相信我的话啊！”

那些人还是要拉他去，队长没有法子只好揭穿西洋镜，在吵杂声中提高了嗓子向观众说：

“嗨嗨嗨，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们是在演戏啊！这不是真的啊！”

观众还是不相信，也许是在群情愤激，人声吵杂中没有几

个人听见他的话。

礼彬只好把秃顶的头套和假胡子拉下来說：

“这是在演戏啊！你们看见了没有？”

于是哄场大笑起来。

玲玉正抱住礼彬，这时感觉不好意思起来。

站在外圈的观众这时都往中间挤来争看稀奇，有的便叫：

“那么再演下去啊！”

但礼彬告诉他们：

“现在胡子都拉下来了，那能再演下去呢！唔笃想想看！”

（学苏州語）

观众于是又大笑，大家圍住玲玉，看新娘似的看个不休，使她窘得無洞可鑽。观众說：

“那哼什更象！”

“阿要稀奇！”

“真是阿要稀奇之的！”

苏州光明大戏院門头上貼着一块紅底白字橫幅，上行是“上海救亡演剧队”，下行是“劳軍大公演”。观众挤到了馬路上，还有人分头拥来。

挤在售票櫃前的观众向同伴报导：

“伊篤是来募捐慰劳伤兵格。”

“都是上海下来个明星大学生，真是勿容易！”

有人說：

“做得来实头象真格。”

“什更說，我倪是一举兩得，看之戏，也捐之銅鈔。”

观前街上，全队人穿着花花綠綠的衣裳，有的男女二人或三人挽手并行，或成排边談边笑，浪漫倜儻地招搖过市。小孩子前后追逐，兩旁路人都佇足而望，店員們都走出櫃台来看，我



們鏡頭旁有人在說：

“快点来看：就是上海下来格明星。”

四五个团体执旗欢送全队人員上車，对面来的一队輕伤兵，举起了横幅布条，上面写着：“欢送劳苦功高的上海救亡演劇队”。还有一班童子軍乐队吹打而来，鐘声响了，隊員們上了車，送行人紛紛到窗口去話別。

玲玉、礼彬和若干隊員都交了很多新朋友，跟他們交談着，恋恋不舍。

队长和小侯兒他們也是一样。車子开了，有許多人追着再握握手，互相揮手、帽、或手帕。

童子軍乐队指揮員大使其勁。

伤兵們高揮軍帽。

車子开远了，远远看見他們还在搖着白色的手帕。

从無錫至南京，他們或乘民船，或徒步，沿途利用各种場地演劇一庙会，山坡，以至正式劇場，也利用各种形式从事宣傳：买梨膏糖、歌咏、訪問、以至演講，也身体力行地慰勞伤兵、募捐、救济难民。最初，他們的工作精神也許比他們宣傳的內容更能感动民众，更能鼓励士兵。后来，他們漸漸體驗到了老百姓的趣味，欣賞能力，以至生活習慣，因此他們宣傳的技术也日有进步。为了要使老百姓對他們感觉亲切，甚至連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語言举止都改变了。

在南京某机关會議室，全体隊員換上軍装端正地坐着，在听一个軍官的訓話，在座还有些軍官和穿中山装的文官，訓話已瀕尾声：

“……諸位向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能够忍受这样的艰